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九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47/0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38.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二九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胡文穆公文集二十卷(二)

〔明〕胡廣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十六年胡張書等刻本

一

節菴集八卷續稿一卷

〔明〕高得暘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一九九

澹然先生文集六卷

〔明〕陳敬宗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鈔本

二五六

覺非集十卷(一)

〔明〕羅亨信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羅哲刻本

四三九

胡文穆公文集二十卷(二)

〔明〕胡廣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十六年胡張書
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胡文穆集

二十卷》提要

胡文穆公文集目錄

卷之十一

序

送羅生回廣東序

贈郭道士省親詩序

贈徐道士臨臨川序

贈錢知縣考滿序

彭氏族譜序

贈廖教授序

送邊文進序

山莊倡樂詩序

正國先生挽詩序

京闈小錄序

贈金生還鄉序

贈楊行人歸省序

贈許子昂序

贈楊布政序

胡文穆公文集卷之十一

目次

送曾教授序

贈周同知序

贈鄧主簿序

贈江知縣赴真寧序

夏伯時先生挽詩序

贈齊知縣赴夾江序

贈呂從周平江文學序

贈劉司征序

善樂堂詩序

贈劉子相歸田序

贈巴典史歸任序

贈王都督往鎮雲南序

贈行人楊渤使安南序

贈周貳守復任序

一視同仁堂詩序

濂溪遺愛亭詩序

送鄒全州叙

贈黃德修序

送王壽州序

贈彭主簿序

贈裴太守之通州序

湖西羅氏族譜序

蕭氏族譜序

贈王司訓往教會昌序

秋闈小錄後序

送太學士黃先生詩序

梅氏族譜序

胡公文集

卷十一

目次

二

胡文穆公文集卷十一

翰林侍講男種暨穆總編次

後裔 張書 經 宗侃 攸援蘭

德順 兆麟 昇 文敏

紹安 宿 宰 官 里梓

遠孫 壻尹 學清 對閱

全弟 拜恩 校正

序

送羅生回廣東序

南海古揚州之區其地與中州相去數千里稽之於書而

胡公文集卷十一

十一

平水土而朔南暨聲教則南海者其聖人幅員之內其俗
宜與中州不甚相遠然地志以為其民椎魯若未及于先
王之教者漢置郡縣羈縻而已用此而鄙夷之余曩遊其
地以觀其風俗見其民亦多秀而文其服食弔問與中州
無甚相遠求其故蓋其地富饒與巨海相接魚鹽之利水
陸之產珍物奇寶非他郡所及士大夫或以宦遊或以罪
遷流寓其間往來樂而忘反而子孫遂為編氓歲月已久
尚能守其舊而不失無恤其習俗之變革而推魯之移易
也今朝廷以德綏海內以仁懷四夷凡圓顧方趾有血
氣之類莫不從風向化矧夫南海之地之近者哉余居

京師會羅生與余為隣間其鄉則南海也問其先世則廬陵也因其祖宦遊遂居之至于今數世矣然猶能讀書守其先業而不隨其俗移易是尤可尚也一日生將歸來徵余言故與之言此俾歸以語夫是邦之人士使去其風土之習堅其禮義之守異時南海之區賢者相望而出如明珠大貝充貢于國都則凡為世之所寶者將不在物而在人也詎可以地自限

贈道士郭本中省親詩序

有學老氏之學曰郭本中將歸省其母介其徒來求予言以豔其行余惟老子之道與吾儒不不同本中不求之於

胡公文集卷十一

二

其徒而求於余將何以為言乎且其道以虛無為宗以修煉為術存神固氣求以永年凡為其學者必之其徒以求其說苟得其門而入則其所至亦或易非如吾儒之佩仁服義循守於日用之間應變乎萬物者以為道也自君臣父子長幼朋友之倫秩然有序而不紊一語言進退而有則焉一飲食作息不敢違焉夫如是則吾儒之道不既勞乎豈若宗老氏之道行無所牽止無所泥泛若浮雲無所住著相忘於矩度之外其所為顧不易耶本中不究於其所易而欲求余之所難者是猶欲北而南其轅也或曰本中篤孝人也少離其母而從其師以學夫老氏之學既得

其學而事其師不怠今思其母浩然欲歸省不以其絕物離倫之想而易其孝感之誠有可尚者噫若是者宜乎本中之求余言也世友有非其流者不能此若矧其流耶其能不求其說於其徒而求之於余者猶可尚也遂不辭而為之序

贈道士徐真常歸臨川序

方外之士徐真常臨川人也幼穎敏從其師以學老子之學得其說遂見稱於其流洪武甲子以太常樂舞生選居神樂觀迄今二十餘年靡有愆失可謂謹恪之士矣乃者以疾謁告還其鄉介其友某來丐予言以為贈予固辭之

胡公文集卷十一

三

而其請益堅乃為之言曰臨川為江右望郡賢才之生代不乏人雖釋子道流往也曼絕在昔晏元獻公起童子入秋閣入翰林為學士遂筦國樞要任政事位宰相書奏論議之文傳天下惜真常生其處不得以聞公之盛慕之而興起焉者是可憾矣真常今幸得歸凡公之出處見於載籍者不必道若公之居于鄉黨處于家庭而其事之可以為師法非載籍之所有者或有在焉幸於暇日訪求於遺老或者得其一二足為久遠之傳如此則先正之休美益著而庶幾不愧為是邦之士矣雖然元獻公距今亦遠矣而其事之遺落者知之有弗可強至於吳文正公以卓絕

之才豪傑之見宏博之學幽深微妙以贊翼朱子之道上究伊洛之傳以窺夫孔孟之說為四方學者之宗以其時則甚近其道學之熱必有得其要領者予如未之聞焉歸宜謀諸故舊試詢其說為何如亦必有欣然而為予道者則後之所得其必有異於今之所聞毋徒誣曰吾所聞者異乎是則予之感激甚矣真常歸矣尚無忘斯言

贈錢知縣考滿序

守令責任之重從古然也今之為守令者又豈可以易而視哉其材之能否政事之得與失又皆易見而不可掩非若府庫道路水衡倉廩之職為比也古者舉而任之非出

胡公文集卷十一

於公卿大夫之口與夫衆人之口交稱其賢則不敢輕授焉是以古之守令賢者多而不賢者少也今

天子如意於隆古之治即慎擇天下守令非交稱於上下者弗以授之以為接千里之地得一賢守焉則千里之民受其惠環百里之地得一賢令焉則百里之民蒙其福其賢者能者率俾就位不賢者咸黜罰之於是千里之地百里之邑無有遠邇皆翕然從風焉時守令之賢不下於古也而責任之意不其重歟吉為在上郡而吉水為吉之大邑今錢侯實令于茲侯之為政不敢徇時俗好惡始焉衆皆疑之以而後信夫始焉而疑終焉而信從古亦有是病

侯固不以是為輕重蓋堅其所守既而遂見稱於邑之人士者如出一口蓋其環百里之尤賢者也迄今三載將考績于天官主簿華亭王侯文富篤同寅之好來京師求予言為贈然予蓋知侯者有不可辭且嘗聞侯以賢良稱于其卿用薦者起之于朝授河間故城令治有能聲至今民猶思之今日之政又若此其異日去于吉水安知民之思之有不如故城者乎得於彼豈有不得於此哉遂書此以表錢侯政治之有成知非苟於為政者侯字本中毗陵人

彭氏族譜序

胡公文集卷十一

族譜之作其來尚矣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後之命氏其義有九蓋號謚爵國官字居事職之謂也自錫土之制著于夏書司商所掌表于周典世本起於漢氏昭穆著于晉家於是譜學之傳厥有所由而屬籍之辨得以不紊矣唐初譜錄既廢公靡常產之拘士無舊德之傳言李者悉出醜西言劉者悉出彭城悠々世祚訖無可按冠冕皂隸混為一區然山東士人頗尚閥閥後雖衰微子孫猶負世望故有納賢舊門買爵為榮者太宗懼其流弊特甚乃詔責天下諸牒參考史傳合二百九十三姓于六百五十一家為九等號曰氏族志高宗又改為姓氏錄自時厥

後有姓族系錄編古命氏衣冠譜開元諸姓源韻譜百家類例及古今人表元和姓纂等編氏族之學於是為盛循至於宋有姓解姓纂姓氏書辨證春秋譜百氏譜諸作推源流疏派別又班班可考是以軒裳綴軌彌久而稱彰簪組列朝愈遠而愈盛由是見氏族之學世既不可以少而衣冠之家又豈可以無譜哉吾鄉多舊家詩書門冑擢比相望世遷代移而不隨之以淪胥者蓋家有譜以著其世德子孫從而為之守也鏡方彭氏世為衣冠之族彭君子斐彭氏之賢良也以其家譜增而新之乃持來京師屬予為序未幾其族子仲矩亦以書來請氏族之學不講久矣

胡公文集

卷十一

六

世鮮克以此為尚其有拳拳以此為務者可不謂之賢乎按彭氏之先盛於漢蕃衍於唐烜赫于五季至于宋元科第彬彬而出向非其家譜所載之詳子孫能守之而不失不然其相距數百年之久何足以知之夫如是則衣冠之譜家不可廢而氏族之學世不可以無也因彭氏之譜益有所感余故歷序從古以來氏族之由書于彭氏家譜欲其後來者守之而不敢忽俾知作譜之源有所自又當知其有益於世道為不苟矣

贈廖教授序

播蜀西南之境古夜郎郡也去京師數千里在唐猶以為

極邊之徼凡有罪謫逐左遷者居之而士大夫無事鮮有至焉者唐末太原楊氏始以威信服蠻夷長有播土歷宋及元子孫相承我

太祖高皇帝平蜀率先內附今太平四十餘年幅員之廣從古罕比自播之外幾萬餘里悉皆郡縣以今視播則內而非外甚近而非遠士大夫居之者亦樂而不厭也且其地殷富鬻牛犢馬茶紙椒漆之類尤多產故商賈往赴之者弗絕于道如吳之適越山行野宿雖一人荷不憂盜竊其故蓋由楊氏世能以信撫其人善其俗者也宣尉使楊侯孟高承其先世之美喜文而尚禮教乃者請

胡公文集

卷十一

七

命于朝欲建學校官如內郡縣且以其師廖君伯琛為薦天子嘉其意即可其奏今年春伯琛來京師受命將歸余率交游賦詩以餞之余惟伯琛以端慤茂實之資溫柔敦厚之學信於播人者久矣昔者師於一家則其所及或有未決今師于一郡雍容于威儀俎豆之間使人觀感而成化况夫以素所信於人者而施於所可行之地宜無有不及將見播之境漸濡於詩書縫掖之習者必由伯琛始又况國家風教漸濡之久亦為之而無難也於其行姑以是贈之

送邊文進序

晉唐以來善畫之士有名於載籍者至今幾三百人而已
今之畫士求超然可以上下於古人者亦才數人耳余得
遷文進蓋其一焉文進洛陽人幼從其父宦遊寓居于閬
性閑放喜交游酷嗜花木禽鳥之觀日冥于左右取以自
適常學遷寫生法獨悟其妙以此馳譽於時

今上即位之初首延訪天下賢才雖占一藝之長者咸被顧
問而文進在 召列既至寫畫數幅以進

上覽之稱善真文進秘府使區別名畫余嘗觀古之畫花木
蟲鳥者非惟施彩色取形似而已直有得夫造化流動之
機數樂生暢各極其趣使見之者精神遐想若有得於登

胡公文集

卷十一

八

臨覽物之真者夫然後可以言畫也文進每圖一禽一鳥
狀其飛鳴俛啄之態曲盡其妙蓋其心神融會致思精巧
得古人之高韻故能如此余知異時論名畫與薛鶴郭鶚
黃峯崔白輩同稱者文進將必不能遺也因其謁告歸聞
凡交游者皆賦詩以贈之而浮邱鄭先生微予為序姑書
此于首簡

山莊獨樂詩序

士之徜徉于山水之間者固恒懷自足之心而一切身外
之慕不足以易其悠然之樂其所得必有非衆人之所能
同也夫士得乎一邱一壑之勝耕田鑿井以樵以牧與田

夫野老朝暮而同其作息其所為不亦勞乎然語其事則
勞而語其心則未嘗勞也蓋田夫野老之所為役於其身
其勞也固宜而士之事其事者所以陶其情性故樂而忘
其勞也惟能忘其勞故凡耳目之所得者皆吾所樂之趣
而耕鑿樵牧皆吾所樂之事也故惟達者為能知此雖萬
鍾之富不能以易之而拘於事為之末者其必至於勞
外慕而戚窮其心也邑人鄭某樂恬退而忘於外慕之士
也嘗處于市廛厭其喧囂乃歛跡于山中買田數畝築室
一區與田夫野老相雜而處悠然之懷出乎事物之外乃
名之曰山莊獨樂客有賦詩而美之來徵余言為序余以

胡公文集

卷十一

九

為天下之樂鮮能獨有者也惟樂之得於心者非人所得
而知乃可以獨樂若孔子之飯蔬食飲水顏子之簞瓢陋
巷蓋自有其樂者也其餘之所謂樂者不溺於其所好則
徂於其所喜是則與常人同而非可謂之獨也今某雖未
得乎聖賢之樂以為樂然能離乎塵雜之外而樂其所有
事斯其所謂獨樂者豈不異於常人乎苟能忘其事之樂
而樂其樂吾知其所謂獨樂者又不啻若此也故以此序
其簡首請以質諸知道之君子其必以余言為然也

正固先生挽詩序

正固先生沒凡相知者咸哀悼之得詩若干首其子用道

微余為序余自壯歲時聞先生名不數年先生物故嗚呼
悲夫竊謂世之人未嘗苟生而生而無善之可稱不若不生
之為愈也生而未嘗無死而死而無善之可述則亦死而
已其與草木榮華飄風倏忽何以異哉先生之生學問充
於已而行誼信於人及其沒而人痛惜之者發於詩歌太
史書其德行傳於墓石其與苟生徒死之流相去匪不遠
絕哉子因書所感以弁於首簡至其平生行事之實具見
銘述先生諱某字某姓蕭氏學者私謚曰正固先生云

京闈小錄序

永樂九年當鄉舉取士之秋應天府奏請考官于朝

胡公文集卷十一

十

皇上命臣廣臣榮承

命惟謹時同考者知州臣孟教諭臣振臣某訓導臣孟恕
職其事者府丞臣洋通判臣某監事者御史臣鑑臣務掌
卷者教授臣觀內外執事咸共周憚就試之士凡千三百
人拔其尤得三百人刻為小錄著其姓名鄉郡以傳播遠
近咸俾廣為序仰惟

聖明育才養士有鄉學郡學太學所以甄陶作興之至士之
出于是者皆博達明秀文藝超越成譽髦之美自元年迄
今又四開科所得皆瑰異卓傑之材是不負

國家教育之盛意不負科舉簡拔之至公於學校大有光矣

諸君子擢秀登名於是者胥綽有耀雖然廣不敢以是
諸君子之多又將易諸君子於道也幸為今之士過時行
志毋盡於一得之卑近而必求造乎高明之域科舉士子
進身之階於文藝固有以考見其末竊未有以窺其本本
之不立末云乎哉諸君子尚當培植其本砥厲其末所謂
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
者將見升于春宮入對

大廷發舒所蘊上有以應

國家之需下有以副生民之望豈不為吾道之重凡未登名
於是者視斯亦可以勉達於德行充積其文藝以俟他日

胡公文集卷十一

十一

之舉又何患乎不獲然則是錄庶幾或有少勸云遂書此
為序

贈金生還鄉序

金生驥諭德金公之從子也去年來省其伯父諭德於
京師諭德留之于館下同諸子從師受學生容貌觀秀性
溫謹有受教之資見者皆喜之居歲餘將歸省其祖母與
其父母乃來拜予求一言以為勗予觀生出有賢師良友
為之切劘講明入有諭德公家庭之訓於為人子為人弟
為人少者之道必飽聞而熟究之矣矧又親

京師之繁華人物之都會以廣其見聞生之所得者必當

予固未足以知之其將何以爲生最難然予於他人尚不能亡言況生爲通家子弟又豈可無言乎予將勗生以進於道也道者不越乎日用事物之間所謂爲人子爲人弟爲人少者之行所聞所知在於真知實踐爲修身爲己之學非徒誦說於口耳之間而已生歸矣拜祖母於高堂拜父母拜長者然後拜鄉之親戚先輩有問生之所學所行所知者則以爲知所不知者則以爲不知毋強以不知不能者已知已能如此則自信之爲而無罔已欺人之蔽人見生之切於爲己必樂以道告生也不然以所見所聞於外者誇眩於人非徒爲識者所鄙而生亦自盡終不能以

胡公文集卷十一

十一

進於道矣予期生以遠且大者區區務外非予之所望於生也生勉之哉俟子重來予將徵焉

贈楊行人歸省序

士之窮經將以用於世者以得一舉爲榮然既得矣又必以進士爲榮於進士得矣又必以登科爲榮於科既登矣又必以仕宦爲榮於仕宦既得矣又必以歸于其鄉羅干其里閭以歡樂其親爲榮也然於是數者有不可必得而得之者亦鮮吁豈不難哉余友清江楊君起隆以春秋領鄉薦登進士第仕爲行人今歸省其親可謂榮矣於是數者人有不能兼得而起隆悉得之天之於起隆何獨厚歟

夫士之出于時將以行其所學者於光榮寵顧雖曰得之然必欲行其道也欲行其道者又必欲施爲之得其地苟不得其地雖有其學將安施乎今起隆仕于

朝而爲將命之臣可謂得其地而行其道者歟且行人周官也

太祖高皇帝做古定制用以宣布詔令四方取學問之通疏才思之敏給者授之以是任而其行事有卓然不辱于

君命者又不循資格而超擢之故內而爲御史外而爲臬司鉅而爲方面之司次而爲郡守州牧之寄咸於是乎選而

朝廷委任之意不既重矣乎故居是職者必皆進士爲進

胡公文集卷十一

十三

士而居是職者每相與飭勵以毋負於朝廷優待之意其有非進士而弗潔于其行者則必群居而斥讓之甚者耻與爲列故行人之中凡若干人舉無有不賢者而起隆

兩承

君命出使于外以能介之名稱於人則起隆之克盡乃職而不辱於

君命其所以榮其親者豈不尤在於茲乎異時以卓然之行登之于卿大夫則必無負於

天子無負於其親無負於所學而亦無負於科舉之得人矣夫如是則非特足以榮于其身以及親將吾黨之士亦與

有榮焉矧曰閭里也哉於是其友劉君叔諒聞余言而然之請書以贈起隆之歸

贈許子昂序

幼道許君僑居余里且暮往還識其從兄子昂于其家于昂原慙士也故自號曰介石山人蓋取易豫之六二介于石之義余每造于昂知愛余折輩行以相交又識其兄學文謙遜謹飭言不出口亦雅知敬余未幾學文受薦仕至漢川尹余見許氏之多賢心竊羨慕及詢諸長老則曰許氏故家在先朝多以科第顯國朝初許君茂明以父行舉仕至武鄉尹幼道君家嗣也居君之喪哀毀盡禮寢

胡公文集

卷十一

十四

苦枕塊不食菜果醢醬歡粥面深墨者三年鄉閭稱之曰許孝子其處族姻兄弟曲盡其道故長幼咸疏之聞舉無間言洪武之季九江之湖口聘幼道為其學師起之來京幼道不欲就試遂以之訓武學迄今已三年於是子昂念兄弟之失遠嗟骨肉之契闊一旦翩然走京師二千餘里之遠歷江湖月險阻與其第一握手于旅邸遂其怡之樂者逾半載于今浩然有歸志幼道欲留之不可將余以慰其離合之情以余為鄉里舊好且相知之深欲求一言以贈夫京師天下之都會四方之人駢肩累跡相望於是者不輟于名則競于利非有甚不得已者不至于是

而子昂非出是二者獨能行人所不行而亦無所愛慕歎

羨於其間惟薦其情誼之重若此許氏一門孝友輯睦之風其可尚哉昔詩人誅兄弟之親者曲盡夫人情而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讀詩者或不知所以感發於聲嗟慨歎之間乃真以為難有兄弟不如友生者悖理之甚也今子昂兄弟既盡夫和樂且孺之情而浮得夫是究是圖之實詩人之旨豈有以加於此乎當必有能賦者以發其精微委曲之意余故道此以為之倡并誌其家世族望之美與其孝弟友愛之實壽之于下方以告夫未知子昂者庶有以見許氏之多賢且以慰子昂之歸也

胡公文集

卷十一

十五

贈楊布政序

永樂三年秋七月初吉

皇上命刑科都給事中西安楊某為陝西布政使受

命之明日入謝且以本貫辭弗許將行其寮友節某王某合士大夫為詩以餞之而以序屬于子觀

皇上之用材隨其大小而器使之所以任其者以公天下為心固不以鄉里而為嫌也某之材誠為可用將無所施而不可在

皇上既信之而無所嫌在某獨何嫌而辭之哉辭非所當辭與所費乎君子者德修於已而信於人不出乎閭門跬步

之間而感動乎鄉黨州閭之外其機如影響仕不仕均是道而已其之居鄉也孝弟忠信有以稱於人昆弟鄉黨既賢之今之為政有不必言語教詔而信從者矧夫生民之利病孰便而孰否孰得而孰失皆嘗審察之其必能與其利而去其害如飢之食渴之飲真知灼見而無過舉矣此其所以任其也苟非行其情而戾乎公論則人孰得而損哉其蓋不如是也因其言論抗直數荅稱

旨故有今之命矣予知其所為將必有異于是因書此為序以贈

送魯教授序

胡公文集卷十一

十一

西蜀天下之奇勝也川流之春激山峽之峭峭極天下之壯觀也然人莫不以一遊於其間觀其奇勝為快其或有至者焉夫地之在天下凡有力者皆可得而至然而有至有不能至者豈非命數至者固得以親歷其奇勝不能至者惟想見夫川流山峽之峭險而終不能如親歷者之得其真也余生僻處一隅常有志遊於天下為形迹所拘有所不能而為天下之奇觀不得以盡見惟思想其奇勝知壘塘為險矣鳥道為危矣然不知危且險者果何如而實不若真見之

觀者慕之有不可得其有得之而不一得者則其快於耳目壯於心胸與夫欲完

而不得者相距豈不遠且邈哉曾君用臧叢遊于蜀既盡得夫川峽之奇勝所謂壘塘壘嶺後溪鳥道皆目觀而身履之蓋得余之所不得矣今從余于蜀又將歷崎嶇披

巖以再騁其遊目此所謂不一得者也夫蜀古稱天府之國而士大夫多流寓於其間杜少陵居之為最久山川雲物陳蹤舊跡每發之於詩雖幽花野草魚鳥獸亦見之歌詠千載之下使人誦之者如親歷其地然少陵遠播遷之餘所以形於懷歎者不能無北風虛和之感黍離行蓮之憂其忠君愛國之誠無非因所見而發其情也今天下無事海宇寧謐而用臧得以周遊歷覽窮其奇勝又非少

胡公文集卷十一

十七

陵羈旅流落之北曳裾王門以行其學紹遇賢王崇禮樂親道德嘉與士大夫講明孝仁忠義之道而用臧優游進退於其間其所以發而為歌者必皆大雅雍容之語而無變風七刺之流山川草木見於風愁雨悶者用臧必能為少陵解頤也余雖不得以游於是然嘗誦少陵之詩而知之於千載之上矣又必俟用臧之發揮有以啟余於今日也

贈周同知序

往年宋康朱侯仲智守吾郡而富順周侯均福實貳之政出于一不簡不繫民安其業吏守其職奸蠹不作環境之

內揖讓相慶無鬭爭之聲人孰不樂侯之治績有成而
恐其去已也吾郡尚禮義而敦詩書凡吏於是者以禮義
導之則易動以刑罰威之則難從或者不知而一以刑威
則民疾視之有如仇敵往也証以為難治是蓋不知所本
矣二侯知其然即政之初登其老者於上立其少者於下
申其教詔之令禮其老者而進其少者焉故不加威而民
勸嘗行鄉飲酒禮于時恭從俊髦之列二侯坐于於堂以
觀禮竊視其雍容揖遜於尊俎之間俾岩穴之士蒼顏皓
髮後觀三代淳厚之風而老少貴賤之等不別而定淳偽
之習不戢而無今朱侯調于重慶周侯貳于曲靖二侯之

胡公文集

卷十一

十八

去也吾郡之民老少懷其德者至今不忘

聖天子撫治萬國登庸賢俊日晏忘食率以馬惟以安民為
事侯能率是心以宣昭德澤移施於吾郡者以施於彼安
知治効之成不如吾郡之易哉予知侯亦必若是矣異時
之去彼民之懷思者亦必不異吾郡人之思今侯來京師
昔之所常交游者眷之不忍其去皆賦詩以見其情屬予
為之序姑道其實亦以見予之情侯過重慶見太守朱侯
煩致予意

贈鄧主簿序

人之為仕要不以位之崇庠為戚喜而必以才稱其位為

美也夫才稱其位則生民之福由之不稱其位則生民之
禍由之古之君子貴乎自知無慕乎外受其事者必盡其
心則於其位豈有不稱惟患居其位而卑其官以為不足
為故有忽其事而不能以稱其位求其善治惡可得乎為
仕之敝大要若是余每於此恒歎人之才能為難得也今
年春鄉友鄧資深以慈利縣簿秩滿來考績于天官與余
相見于旅邸問其所以為治資深曰吾始至慈利行求信
於民故未即服從既而稍上歸命父而號召即至今焉如
身之使臂使之使指皆熟吾之使令也吾無他能惟以誠
動之而已余聞其言而歎曰善乎資深之為政也其無所

胡公文集

卷十一

十九

慕乎外而恪勤於乃事可謂能稱其位者歟今國家愛
人如恐弗及凡一州一邑有民社之寄與夫大夫君子有
官守言責者咸能稱其位如吾資深則何患乎生民之福
不臻也哉資深尚勗之毋謂吾治已足而不加勉於善之
中當求其有不善以造乎至善斯為善矣然資深歷縣職
者凡再三所至有能聲見稱於士大夫間其必不負於余
之所望也

贈江知縣赴真寧序

先王以大司徒敷五教以萬民民知禮義而成治化之美
者由其教之專而習之熟也自先王之道不行於後世而

凌厲侵暴之行日作往也政治不能如隆古之盛者其弊蓋在於忽其教也為政者莫不以刑政為先以教化為緩苟有志者欲行已之所為然言未出于口不見譽於下則必見詆於上其不以為迂疎褻薄也者幾希求其故蓋由循習之弊既久而人樂於為目前苟且之政而不欲行先王經久之道吁自司徒之官不設三物之教固聞而民不得以親治化之盛者其來遠矣然而教化之職厥有在焉自漢以來惟責之於守令故曰守令者民之師帥也非特授之以政而必兼總於教故必得賢者然後可以為民之師帥也今朝廷考覈天下守令察其賢否而黜陟之典

胡公文集

卷十一

二十一

其教化以復于古天下翕然從風而暴虐強橫者不得作教化之美於是為驗孰謂為政而可以威驅勢迫哉在乎力行何如耳江君復初作宰于陝之真寧行且有日來索言為贈復初服縫掖者也其於入官之道素所習聞奚待於余言雖然古之君子不以人之已能而不言余之所言者皆復初已知已能者特懼其徇一時之好惡而求免過於簿書期會之間而於所謂教化者有所忽於其行故以是告之

夏伯時先生挽詩序

夜光之珠沈而知者惜焉明月之璧毀而識者歎焉若夫

善人君子沒而世之知與識者焉得不歎且惜哉有如吾鄉先生夏君伯時者是已先生抱有用之才守專門之學僅而試文學官而未得以大展其用而遽焉以沒譬之夜光之珠未貢於朝廷明月之璧未薦於如廟而人鮮有不悲且悼者矧曰歎且惜哉故一時相知者咸為詩歌以哀挽之蓋傷先生之不過也夫人所修在已而過則在天惟其在於已者為無歎則其過與不過何足道焉顧惟先生之不過在已亦不甚惜其感於人者悲傷痛惋之情自有所不能已惟其有是悲哀之實故不覺其形於嗟歎之餘世固有力侔責育富埒封君死之日無得而稱其與草

胡公文集

卷十一

二十一

木鳥獸同腐也者幾希若先生生為善人沒有餘哀其可謂無愧矣先生之子子尚以書來京師索予序其挽詩之首予且悼且惜追惟先生之不可作矣而鄉之先輩日寡焉得不興懷以寄無窮之悲也哉遂忘其鄙陋述其說如此至於先生世家之評德行之美備見于墓誌茲不復贅嗚呼使先生過矣不過得以行其所學先生之不過命也生則無辱沒有餘哀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夫何憾為先生其無憾矣噫後之欲知先生者於諸君子之詩有徵信余言為不佞也

贈齊知縣赴夾江序

予蹇劣無庸叨竊祿位而靡所裨益心切愧耻每樂詢天下賢士大夫取其所以自勉齊友楊君弘濟告予曰吾友齊復東字汝陽賢者也自幼讀書卓然有立即異於群學者有司考其德行貢于太學太學以其德行告于閣部遂擢以職仕為徐州蕭縣丞始至蕭縣大水漂沒禾稼蕭民來訴于汝陽求達于上汝陽曰水殺汝殺粟事固實在我豈不欲為汝聞于上耶然聞于上必覈實至再三俟覆至汝始得服力於田畝如是積日既久則汝之田遂不待耕矣今歲不耕卒歲之計汝何仰乎汝不若因其汗下者種以穀因其高亢者藝以麻豆則汝之田不致於荒蕪而

胡公文集卷十一

三

官府之供輸亦不致於久負矣民從其言退即就耕是歲收入倍於常年豐成悅服隣境有以水災聞者卒如汝陽言也先是民間輸租皆小米及是納大米恐歲以為常汝陽即以實訴請勿為例竟從其言無何以事去民老少相率送于道及至京詣役于靈鷲山視其篋蕭然無一日之資汝陽處之泰然不以為意既而編隸兵籍亦然會有以汝陽之賢聞于有司者遂授之除蘓之嘉定令邑素繁劇汝陽治之易耳耳暮察有不律者即數其過以黜之首言薦舉須用實跡即是其言其為政治率欲徇古一毫不善不肯苟安其居家甚貧暨居官不異於家每食飯一蔬

一品無豐饌異味凡遇祭得肉即分與群下不以過三日所居官舍未至之先常有物為妖人無敢居者汝陽至有告者曰此有怪不可居汝陽弗聽居之妖竟不作未幾丁父憂若喪守禮哭踊祭奠率如節歡粥食米果必以時杜門不出謝絕人事人見其如此數日人須學古人我且由齊汝陽學夫子聞其言每慕其人而心私識之今春汝陽服除來朝始與之相見觀其言溫而志慤雖頗不逾中人而其卓然以德行自持者信如弘濟之言也乃數曰人之學行欲勉至乎古之人者不過真知實踐而已若汝陽者其真知實踐者歟觀其所行類皆若是求至乎古之賢者

胡公文集卷十一

三

亦何難之有今改授蜀之夾江宰將行弘濟來言曰汝陽德行嘗聞於予者也今有遠行願索一言以為贈予即計而不辭於是述其德行之美寘于簡首且以告吾黨之士俾知汝陽之賢也雖然夫幼學壯行者固士之常然而真知實踐者蓋寡往也徒能言之而不能行之汝陽知而能行非惟於已克修而在人亦得以蒙其惠今之去夾江也余知其躬行以率民也觀其德行而成化異時賢者輩出如汝陽者將必有其人焉汝陽尚勉之以慰予之所望也予學問無所成方賴友朋以教其不遠適見汝陽冀有所取益而汝陽遂有遠行竟不得以沾其履澤徒負奉也